



中國新聞事業的危機

樊仲雲

一 中國的統治者

報

紙，就其出版的時間來說，有日刊、三日刊、週刊、月刊等；而日刊之中，又有晨報、午報、晚

報之別。自然，在這當中，以日刊的効力爲最大；而新聞消息，首貴靈通，因此之故，尤非日刊莫辦。其餘週刊月刊等，則以時間關係，其中所載爲時間性較少之物，如小說創作、學術論文，或系統的政治經濟社會事情。說起來也是所以補日刊的不足，爲我們所不可少，因爲日刊每日出版，只求新奇，其弊失之斷片瑣碎而無正確一貫的系統；反之，週刊月刊則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整理考察，融會貫通。但日刊之敏捷急速，使人能於旦暮之間，知道數千里外的消息，則究非週刊等所能及。所以在通信機關發達的

國家，竟每日三次出版；我國年來，雖然晨報之外，也有晚報，但社會的要求似乎還不到此程度呢。

同時，若就報紙出版的地方關係來說，則有全國報與地方報之別。全國報者，其出版之地，多在一國首都及重大都市；其編輯方法，行銷範圍，率多以全國爲對象。反之，地方報則在各地方都市出版，編輯目光，及行銷範圍，以地方爲限。但以交通的發達，新聞機關的日益擴大其營業組織，於是有以全國報而併具地方報的性質者。如日本東京的朝日新聞，爲全國報，但同時亦爲地方報，因其於二大張全國的記事外，尚有地方版一大張，地方版因地而有不同，如在東京，爲東京的地方新聞，在神戶長崎（大阪除外）等地，則各有地方版，就地印刷，附東京的朝日以發行。我國近來，如申報之有本埠增刊，只限本埠讀者

非外埠定報者所能有，蓋亦屬此類。惟申報的本埠增刊，是為擴大廣告地位而增刊，其上所載，多為商家送登的消息，則究與日本的地方版不同耳。

就我國的新聞言，上海報可說是全國報，次之則天津報亦稍具一點全國的性質；此外如各地報紙，都是地方報。南京雖為首都所在，但其報紙却只限於南京一地，與杭州南昌武漢等地的報紙同其地位；在各地地方，一般人還甯購上海報而不願看當地的報紙，所以上海報的勢力實在是非常之大。且不但此也，因為我國通信機關的不發達，各地的報紙，其消息的來源，多惟上海報是賴；普通都要等上海報寄到之後，內地的報館編輯纔能拿起剪刀漿糊，從事剪裁。上海報紙的所以造成這樣的重要：一是因為地居交通之衝要，消息便利；二則因為有了租界，不如內地之有亂事及政治的影響，可以保著旁觀的地位。所以內地報紙，很少有十年的歷史者，常常以政局的變遷，有改組封閉等事，而上海報紙，則只要不得罪洋大人，大可無慮封閉——倘能借塊洋大人的招牌，則尤為穩當。

因此，上海的報紙，對一般讀者，是具有全國報的性質，而對各地報館，則為新聞消息的供給者，——質言之，他是居著控制全國新聞事業的地位。我們知道新聞的機能

，他能使白紙似的大衆，具有一定的思想的傾向，並使之進一步發展而為行動的表現，他實是把構成社會的論評的事實，公布於社會的一種最有効的機關。所以有人說，現今的文化人，其自外界所得的消息，十之八九是由報紙供給，因之，報紙實是形成一般大衆每天的判斷或其思想的唯一的原料。『在十四歲卒業小學校而入社會的英國國民，有十分之八，其後是只受新聞知識的教育。』英國新聞記者協會的會長皮克氏曾這樣的說。這樣，在我國上海的報紙，以其地位的關係，實足以左右全國的思想言論，他是處在思想界的王者的地位，他是我們一般的統治者。因為上海報紙所居地位的重要，所以本篇的對象，雖應就中國全部的新聞事業立論，但我覺得單就上海報紙以觀，也不至文不對題罷。

二 殖民地資本的奴性

上海報紙之所以在我國新聞界成為這樣的重要，前面說是因為其所處特殊地位的關係，但此特殊的地位是怎樣造成的呢？則我們要承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勢力。帝國主義者以香港為大本營，控制我粵桂諸省，同時，以上海為根據地，沿著長江，向我國中部謀發展，並以天津為北方勢

力的集中。但天津香港，其地都不及上海的重要。因為長江交通橫貫七省，其流域之廣大，遠非珠江白河所能及。加以長江支流之所及，兩岸鐵路如津浦、滬杭甬、平漢、武長諸線的聯絡，可說我國各省的往來，除沿海各地外，都是以上海為門戶。帝國主義勢力的毒計，即如這樣，以上海為中心，沿著我交通線的血脈，而遍及於我的全身。

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，有兩個階段：一是商品輸出；二是資本輸出。當商品輸出的時候，其與後進國殖民地之關係，是物的交換關係，是生產過程上的關係，故在此時，只求自由通商，和平主義為其正則；武力惟強迫人開國時用之，因為兩國既進於交換關係，武力實為非經濟的事物，所以倘若可能，戰爭是竭力以求避免的。但是到了以後達於資本輸出的階段，即帝國主義的階段，於是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關係，遂一變而為債權者與債務者關係，由其投資者的權利，把殖民地成為抵押物品化。此時，在帝國主義內部，是生產的支配，由生產事業管理者之手，移轉於金融資本家之手，成為金融寡頭支配的現象。因這轉變，從前的商品關係，乃一變而為資本關係；從前和平的市民的交換關係，一變而為險惡的國家的政治關係。帝國主義者為保障其資本的安全，於是要求勢力範圍，

要求有獨立的勢力。而因彼此的爭競，於是有帝國主義的爭奪戰。中國的出現於資本主義各國的面前，正是當這轉變的時候；自與英帝國有鴉片戰後，於是開港通商，立即由租借分割時代，轉至鐵路借款時代。我國這樣成為其商品的輸出地、原料的生產地、還有是剩餘資本的投放地。帝國主義各國對於我國的剝削，這樣除剩餘商品的剝削外，還有剩餘資本的剝削。

當此之時，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，是商業資本主義，本亦可漸次轉變而為產業資本主義；但是以協定關稅及不平等條約的束縛，初步工業的發展，到底不能與帝國主義相競爭。加以國內的分裂與連年的戰亂，於是此由原始的蓄積以成的商業資本，仍只能應用其原始的蓄積手段，由經商放債以為聚斂。但在此時，我們須知以帝國主義商品與資本的勢力的侵入，商業已開始轉變其性質。在從前，是本國手工業與農民間的交換關係，而現在則為帝國主義者與中國人民的關係。這樣，中國的資本遂帶了買辦的性質。因為帝國主義在我國是享有征服者的特殊權利的，所以結果致我國的資本益成為其隸屬。我國的商業，只是為帝國主義推銷其商品，我國的高利貸資本，則恰如金融資本的前鋒，向農民、手工業者、小商人恣其經濟的剝削。這

是殖民地商業資本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結合，也是殖民地資本對於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隸屬。

因為中國的資本是這樣的一種奴隸化的資本，所以此等資本家的意識也是帝國主義奴隸的意識。而上海的報紙則為其意識的表現。關於這點，我們只須將上海報紙的資本關係，一加研究，是便可明白的。因此之故，所以上海報館的經理董事，在大體上，不是銀行資本家便是實辦資本家；而此等資本家，都是頗著帝國主義的資本乃有其存在的。這樣，帝國主義者以上海為中心，布其觸手於我全國，而吮吸我的血液；上海報紙則每天每天放射其毒腺，以麻痺我全國的人心，使我們直至於死而尚不知其故。

三 獨占化的意義

獨占的現象，我們知道是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最後階段時的現象；所以當帝國主義的時代，一般人稱此曰獨占的資本主義。中國的資本主義，無論怎麼說，我們要承認是與這階段相去甚遠，但是近年以來，却亦有獨占的現象發生，這實值得我們的驚異。推原其故，是由於我國商業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的結合；於是以外國金融資本之力，而我國亦有資本的合併與產業的獨占。這在商業經營方面，便

是合併小資本的商舖，而有大百貨商店的成立；在產業方面，則有壓倒我國產業的巨大規模的外國產業。報館是企業的一種，所以亦同此理由，有消滅小報館而益形其巨大的報館。

上海報館當數年以前，尚有七八家，但今則統而計之，不過五家；即自中華新報、新申報、商報相繼消滅以後，現所存者，不過申報、新聞報、時事新報、時報、民國日報五家了。但是其中，民國日報為黨報，時報則賴專登女生照片的畫報而存在，其在社會實無何等勢力；這樣，現在上海的報紙實不過申報、新、時事三者。且此三報，只是外表上尚屬三家，其內部實受同一資本的操縱。猶憶前年秋冬間，美人福開森以其新聞報的股份出賣，申報方面即進行收買，當時黨部方面，恐報紙之獨占於一二資本家之手，曾有過激烈反對，但是其後，我們却不知下文。總之，現在的三報館是已同隸於一中國銀行資本的支配了。

當二十年前，霍布遜在其所著帝國主義研究中說，報紙與金融業的結合，因了金融業者之收買報紙股份而獲得統制權，或報紙主人之進入金融業方面，而年年增加其密接的關係。所以到了今日，我們看見新聞事業的經理董事人名中，有煤鐵電氣紡織及金融業者，但其主要的則為少數

的財閥。這自然是指歐美的情形而說；但是我國，以其商業資本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的結果，也成了這樣的現象。

這現象在社會進化的歷程上，是一種進步呢，還是退步？則我要大膽的說是一種反動。

因為報紙若在少數資本家的獨占之下，所謂言論自由，便將無所用之，資本家決不許有與其利益相反的議論；在這裏，或者廢除評論，完全成爲一種商業機關，表示其所謂中正公平的態度，否則，或竟發揮其反動的言論，藉著獨占的勢力而左右一切。此時，一般讀者雖明知其非，但以沒有其他報紙可以爲代，於是只得屈服於其獨占勢力之下，忍著氣看他所不願看的報紙。上海最近，小報盛行一時，推原其故，即由此獨占的反動勢力所造成。因爲小報輕而易舉，容易開辦，若大報館，則倘沒有雄厚的資本與巨大的規模，決難打倒獨占的勢力而與之相對抗。

又我們要知道這獨占是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的奴隸資本的獨占，且報館的所在地都是在帝國主義根據地租界以內，所以其對我國的意義尤爲重大；即其反動的使命，不只爲帝國主義者保障既得利權，還要進一步麻木我的民心，使永永不爲帝國主義資本的禍害。說起來這就是現今上海報紙存在的意義。

四 對於民衆的欺騙

由上所述，我們可以明白現今的上海報紙，在資本帝國主義者看來，是一種麻木人心，消沈國民革命的意識，以維持其統制的機關；同時，在報館資本家，則爲直接獲得利潤的企業。這二樁事，因爲其獨占的地位，近年以來，更有充分的發揮。報紙本是虧本的營業，但近則每年都可有盈餘而分利；同時，其自言論指導機關墮落而爲帝國主義者的留聲機——本來是始終如此，固無所謂墮落——則近來更爲明顯。我們看報，常看到有所謂「某國」的字樣，中國的報紙，爲什麼要對外國避諱？這意義不是要想消滅我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意義而何！但這却正是帝國主義走狗的使命呢。總之，凡與帝國主義者、奴隸資本家的利益相反的，上海報紙莫不是用同樣的筆法。

凡是住在上海的人們，想來都知道最近有過一次大事變，即公共汽車與電車的大罷工。這事情差不多將一個月，在行旅的往來上是極大的不便。單就這一點言，其新聞的價值意義，比之那些奸殺綁票的所謂社會新聞，重要到不知多少倍，然而我們却只見報紙角上有六號字的記載，並且寥寥數語還完全是資本家的語氣。爲什麼這樣呢？是不

是報館的記者先生們不知道這事情的重大呢？這或者也有幾分是的，因為那些記者先生們根本沒有懂得新聞，自無從而知其意義與價值了。不過最大的動因，還是因這事情與洋大人資本家有所不利。

事情是這樣：從四月二十日起，公共汽車電車藉口銀價下跌，開始漲價，則當此之時，工人們亦因銀價的下落，為保持其生活標準而要求加增工資，亦理之至順。但是外國資本家却拒絕不應，至寧雇用工資倍蓰的白俄以為代。

這樣，在公共汽車罷工之後，乃有電車的同情罷工。所以這事情，實不是普通勞資的糾紛，而含有民族鬥爭的意義。上海報紙倘若是有絲毫的民族意識的話，則將如何表示其同情，以號召國人，為其援助，但是事實恰正相反，報紙的記者先生們好像惟恐一般人知道這事似的，隱蔽不遑，這不是對民衆的欺騙是什麼呢？或者說，這事情是有共產黨在內作祟，所以不應當使之顯露擴大。誠然，這當中難免有共產黨的搗亂，但我要問，是不是因為反共，於是不要民族鬥爭，從此認帝國主義強盜為好友呢？再，我們華人，在帝國主義強盜的心目中，是當作朋友，還是奴隸的呢？則由事實之所昭示，直到現今，不平等條約還牢牢束縛著我們！

這只是就一般所知的事情而言，其他如外人的槍殺我華工，而為報紙所隱蔽者，我不知道有多少（三四月間祥昌本廠事件即其一）。在買辦資本家以利益所關，於是一筆抹殺，說起來這亦是常理；所可怪者，報館的工人們，他們即其沒有階級意識，難道並一點民族意識而亦無有？但他們在工人中算是有知識的人們，這一點，殊未免令人覺得可異。

五 麻醉劑的注射

上海報紙欺騙民衆以維持帝國主義的利益的，上而那種遮眼法是一種，這用於有事的時候；若在平時，則用移轉法或注射麻醉劑的方法，使一般人的注意不知不覺的轉到另外方面，那便是特設副刊與社會新聞的意義。副刊是所以供讀者消遣的，但是消遣的資料必須有學術的能令人激發的，始有意義，若其如無聊的記述，廣告性的吹拍，及捧個人的文字，則除麻醉人心外，我殊不知其意義何在。社會新聞是近年來所新增的，其中所載，多是通奸、姦殺、誘拐、犯罪等社會暗黑面的事蹟，這正是要求刺激的社會心理所歡迎的；所以報紙為迎合讀者的意旨，特設一欄，並於描寫敘述凶殘穢褻之處，惟恐其不能動人注意。

這有二個目的：因為這樣，可以使銷數增加，同時，更可使一般人的反帝國主義的注意，轉而他向。於是社會瑣事，成爲民衆流行的談話，民族意識就無形的消滅了。至於社會的秩序、心理、將受到怎樣的影響，那是非資本家之所計。

到了最近，社會新聞之外，更增加畫報，以專登載女子的相片，此種女子都是冠有某校高材生的頭銜，當然與小報所登的某某老三之類，有不同處，同時與那些不穿褲子的模特爾相片，更不可同日語。但是這當中雖然有所不同，而其內而的用意，却是一樣的，即無非是用以廣招徠而已。因為就新聞的意義與價值言，我實不知高材生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

總之，凡此一切，其意識的目的是爲迎合讀者，增加銷數；而無意識——姑讓一步這樣說——的動因，則我們可以看出是在對一般人注射麻醉劑，使之離去社會生活的實相，只知男女的享樂，無聊的叢談與消遣。上海的報紙，這樣乃完成了他的反動的使命。

在這裏，還有一事值得我們的注意，即最近的上海報紙，因爲以言論機關而沒有評論，不免說不過去，於是乃轉其向來不著邊際的論調，以之評述國際新聞。但評述國際

事情，至少至少我們覺得應該對於其事有所認識始行。然而這在上海的報館記者，却不成問題。反正只是補充篇幅，表示其也有評論，無論怎樣都行。於是我們的記者，每天連其不落邊際的筆調，有所謂短評。在評者，他對於事情是莫明其妙，本其搖筆即來的爛調，作一番啓承轉合，在讀者，看了之後，自然是不知所云，但是那報館主人臉混讀者，欺騙社會的目的却達到了。下面姑舉一例，還請大家共賞：

英埃談判（四月十九日新聞報）

浩然

英埃談判現已停頓，吾人但聞其言有難題，而內容如何，則局中人相戒不言，是以無從知其原委，惟知其所爭者爲蘇丹問題耳。

英埃之爭執之詳雖不得知，但觀埃及代表發表之公報，謂彼等關於蘇丹問題之提案至爲溫和，不意仍難通過，於是意中以爲已經成立之協定，遂至停擺。寥寥數語，頗耐人尋味也。

英埃談判初開時，氣象頗佳；良以工黨內閣之主張，向近於和平，其應付埃及之態度，屢爲保守黨所抨擊，謂其損失英之權利。是以世人觀察此事者以爲進行必可順利，孰意其仍不免隔閡，可知強者自利之心

，無論如何終不能免。一方以爲已極盡搢諫之能事者，去正義與公道殆仍甚遠；蓋習非成是之風已久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挽回也。

新聞報的主筆，浩然先生，雖對於英埃談判不知其原委，不知其爭執之詳，但是却能舉筆論列是非，我們讀者看了之後，雖然也如浩然先生之不知其原委，不知其爭執之詳，——簡直是比不看還模糊；但對浩然先生之大膽與勇敢，却不能不表示其驚異！還有在這裏應該特筆介紹的，申報的那位主筆先生，也是與浩然先生等其大膽荒謬的程度；宜其並爲申新兩大報的主筆也。

六 報紙的社會化

這樣的報紙，這樣的主筆，每天每天向著一般讀者放射其毒素，其將發生怎樣的影響，想來是誰都能够認取的。所以當此之時，爲重振消沈的革命低潮，爲激發全國的民氣，我們是惟有打破此欺騙人民麻醉人民的機關。同時，我們爲使一般人正確的認識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，中國現今在政治經濟上所處的地位，我們是也非衝破此帝國主義奴隸資本的障阻不可。記得三年以前，在上海曾有過一種中央日報，報紙的編輯方法，雖不無可以非議的地方，但

無論如何，是比其他的上海報紙遠過。上海報紙之注重國際新聞，老實的說一句，還是中央日報開始。但是卒因處獨占勢力的壓迫下，不能有所發展。由此，可知在現今是非摧毀此反動勢力的集體，不能有新的建立。

資本主義發展到獨占的階段，因爲社會的生產與私人的所有間之矛盾，於是惟一的救濟方法，遂只有生產機關的社會化。現在，我們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雖尙開始發展，但那些奴隸資本，以依賴外國金融資本的結果，却已有獨占的成立；對於這些獨占，我們爲打破生產與所有的矛盾，自然也只有實行社會化。而如新聞事業者，因其在爲營利的企業外，還具有文化的使命，所以意義尤爲重大。若其置之不顧，加以放任，則謬種流傳，貽害國家社會，必定不可設想。這樣，不但是我國新聞事業的危機，我要重說一句，還是中國民族中國文化的危機！

爲了要通過這些危機，我敢在這裏提出

『新聞事業社會化』

的口號，以促國人的注意！

在本刊第二卷第十一號，我曾有過一篇關於上海報紙的記載，承孫伏園先生從巴黎貽書討論，當於前月付梓；但是不幸，原稿中途遺失，敬在這裏，向伏園先生致其歉忱。

